



EISU
E-Institutes
of
Shanghai
Universities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东方语言学

第七辑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上海教育出版社

第七辑

EASTLING

东方语言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语言学. 第7辑/潘悟云主编. —上海: 上海
教育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444-3059-3

I. ①东… II. ①潘… III. ①汉语—语言学—期刊
IV. ①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169318号

东方语言学

第七辑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25 插页 2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44-3059-3/H · 0163 定价: 23.00 元

此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上海教育出版社电话: 64377165

主 编 潘悟云 陆丙甫

编 委 (按音序排列)

陈保亚 (北京大学)

戴耀晶 (复旦大学)

黄锦章 (上海财经大学)

江 荻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李宇明 (教育部语言信息司)

刘丹青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马庆株 (南开大学)

潘悟云 (上海师大语言研究所)

钱乃荣 (上海大学)

沈锺伟 (美国麻省州立大学)

史有为 (日本明海大学)

唐钰明 (中山大学)

吴安其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徐烈炯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杨 宁 (复旦大学)

张洪明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朱庆之 (北京大学)

戴浩一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

冯胜利 (美国哈佛大学)

黄 行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金立鑫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大为 (复旦大学)

陆丙甫 (南昌大学)

麦 耘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齐沪扬 (上海师大对外汉语学院)

邵敬敏 (暨南大学)

石 锋 (南开大学)

孙朝奋 (美国斯坦福大学)

汪维辉 (南京大学)

吴福祥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杨剑桥 (复旦大学)

游汝杰 (复旦大学)

张 宁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

朱晓农 (香港科技大学)

本辑执行编辑 郑 伟

目 录

构式的透明度和句法学地位：流行构式个案二则.....	刘丹青 1
“他比我年纪大”类的“比”字句.....	平山邦彦 15
认识论和语言观的思考：系统、信息、同构.....	吴为善 27
汉语处置式的原型及相关句式意义.....	黄锦章 38
浅谈作格动词的分类和标记模式.....	朱 琳 53
汉语被动句的典型形式及其理论意义.....	李劲荣 70
吴语方言的历史记录及文学反映.....	郑张尚芳 83
关于书面语.....	吴安其 116
为音节学服务的语音学——赖福吉《语音学教程》中译本序.....	朱晓农 137
元音音素和辅音音素的区分.....	孙锐欣 147
从几个有争议的话题看中古音内部再分期的必要性.....	马德强 156
粤东闽语鼻音韵尾的类型、分布及演变趋势.....	吴 芳、邹 珣 163
简讯：第二届演化音法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14
勘误.....	115
稿约.....	172

构式的透明度和句法学地位：流行构式个案二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刘丹青

内容提要 本文从形-义透明度的角度分析当下随意文体中的两个流行构式：“（连）X的心都有”（连死的心都有）和“也就一X”（他也就一凡人），探讨了构式整体义和不透明性的由来。然后以此为讨论关于构式的一般理论，指出构式语法的用武之地应当是缺乏透明度的构式，而普通的（透明的）句法结构可以由基于规则的语法理论来处理。语言系统包括词库、句库（构式库）和规则库（含句法规则库和形态库两个子库）。它们在共时平面存在分工和互动关系，在历时平面可能会出现相互转化和流动。

关键词 构式 透明度 句库 构式化 去构式化

1 从词库成员——词项到“句库”成员——构式

本文从形-义透明度的角度探讨构式的句法性质和在句法研究中的地位。讨论将基于两种流行构式的个案研究，一种是“（连）X的心都有”（我连死的心都有了）（以下简称“构式I”），另一种是“也就一X”（他也就一土老冒）（下称“构式II”）。

本文对构式——至少是典型构式的理解，是由词项的理解类推而来的。词库（传统说的词汇）汇聚了一种语言中现成的可以随时取用的固定单位，即词儿或者说词项。类似的，“句库”汇聚了一种语言中的现成的、可以随时取用的句法结构，即构式。

词库单位（即词）的整体凝固意义不一定能从其字面（语素和语素组合）直接获得，类似的，句库单位（即构式）的整体凝固意义也不能单从其构成成分和句法结构推出。文末会说明，这种理解，实际上比 Goldberg（1995，2003）的“构式语法”和 Croft（2001）的“激进构式语法”所界定的构式都要更加狭义一些。词和构式的差别在于，词作为完全固定的单位储存在词库中，而一个构式既包含由某些虚词及实词充当的常项，还包含多由实词充当的变项，根据表义需要临时填入。两者的异同可以表解如下：

词 库（词汇）	句 汇（典型构式总汇）
语言中现成的可以随时取用的固定单位	语言中的现成的、可以随时取用的句法结构
整体凝固意义不一定能从其字面（语素和语素组合）直接获得	整体凝固意义不能单从其构成成分和句法结构推出
作为完全固定的单位储存在词库中	包含由某些虚词及实词充当的常项，多由实词充当的变项，根据表义需要临时填入

理论上,语言在共时平面的词库和句库是由相对固定的成员构成的,这也是词典和语法书的依据。但在现实中,由于语言演变的普遍性,词库成员在不停地增加和变化,作为句库单位的构式也在不断地增加和变化。

新词项的增加,有两种主要途径(参看吴福祥 2005)。一是词汇化,它要经历由短语及部分非结构的组合在语言运用中逐渐凝固成词项的过程;二是构词法,是由造词者用现成语素套用构词规则一次性铸造(coin)而成,需要的只是更多社会成员的承认和使用。

构式的形成更像是词汇化的过程,往往有一个逐渐浮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有长有短,但必须经历。而构式的整体义往往是在具体使用过程中逐渐浮现并凝固下来,相当于浮现语法(Emergent Grammar)所称的浮现意义。

当代语言生活中的网络等新型传播途径使新构式的涌现变快,这为我们观察这种浮现和凝固的过程提供了生动的实例。本文将围绕形式透明度问题分析“(连)X的心都有”(构式I)和“也就一X”(构式II)这两个当下流行随意文体中的构式,以此探讨构式作为一种语法单位的属性和句法学地位。

2 构式 I “(连)X的心都有”

构式I是近年流行于网络语言及随意文体中的构式。最常见的是由“死”充当其中的变项X,如“我连死的心都有了”。除了占绝对优势的“死”字外,其他稍常用的X也多含死亡义素,如“杀人、自杀、寻死、跳楼、撞墙”,非死亡义的X要少得多。先看例句:

- (1) **想死的心都有**。29.5 买的。(股票帖)
- (2) 牛群回忆当县长:人言可畏 **死的心都有**(新闻标题)
- (3) 牛群**连死的心都有**,却怕什么?(博客标题)
- (4) 无聊的小偷, **杀你的心都有了**……(帖题)
- (5) 郁闷啊!郁闷!**跳楼的心都有了**(帖题)
- (6) 气死我了, **撞墙的心都有了**。(帖文)
- (7) 买台新电脑买的**我砸它的心都有了**……烦躁啊(帖题)
- (8) 我得了好多妇科病,什么阴道炎,宫颈糜烂,检查出来后**我哭的心都有**(网文)
- (9) 哥们**哭的心都有**,佳能DV的保修卡死活找不到了,连抽奖都抽不了(帖文)

从以上例句,结合语料库和网络语料的统计,可以大致总结出这一构式的主要特点。

1) 结构上,它属于“(连)X都VP”构式下的一个子构式(关于“连”字句的构式性质,可参考刘丹青 2005)。网络上大部分用例没有“连”字,少数例子用“连”字。在Google搜索“的心都有”(搜索日期:2009.2.22,下同),前40项此类例句中只有一项用“连”,即用“连”的只占到2.5%。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网络版)总共有11例符合该构式,其中6例用“连”字,例如:

- (10) 我就是当着这个厂长就算了,我真是**连**宰你的心都有了!(《作家文摘》1996《大厂》)

两种语料的差异就在于北大语料比较早、语体偏向正式,两者“连”字出现率的显著差异反映“连”字由显现为主趋向于基本隐去,而且语体越是随意“连”字越倾向于隐去。

用不用“连”意义相同，这从例(3)看得很清楚。(3)其实是由(2)的新闻引出的博客。作者在引述牛群原话时有意无意添加了“连”字，而且标题和正文两次引文都加了“连”。这一添加说明有无“连”字意义相同，或许反映了例(3)作者用该构式时不爱省“连”的语言习惯。所以，本文将构式中的“连”字放入括号。

2) 从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关系看，构式 I 中的 NP (X 的心) 为受事——可以视为“V+NP”的强调性变体，但这个 NP 是由动词 X 修饰名词“心”，“有 X 的心”就表示“想 X”，如“有死的心”就是“想要死”，这是构式 I 的字面意义。

3) 有些用例中的 X 是“想/要+实义动词”，表达意愿情态，如例(1)就用了“想”。由 2) 可知，“想/要”字的语义跟整个构式的字面义是重复的，“想”字或“要”字为冗余信息，所以其隐现不影响语义，多数实例从隐，但现者亦非罕见。

4) 既然表示“想要 X”，自然这一构式整体上都表示行为 V 的现在或过去的未然体（未完成体），但承担事件核心动词的 V 处在关系从句中，这一时体特征不靠时体标记表达。

5) 构式 I 的主语以第一人称“我”为绝对优势（主语省略句的可补主语也大多是“我”），而这个主语与定语 X 的隐性主语同指，所以“我连死的心都有”就是“我想死”。例(9)的“哥们”也是说话人自指。即使主语是第三人称，也常是在引述他人的自述，因为人无法代替别人描写心理状态。如(3)就是对(2)的引述。再看下例：

(11) a. 张峻宁回忆《五星大饭店》拍摄：自杀的心都有（文题）

b. 博客上，张峻宁记录当天的心情是“真是自杀的心都有了”。（正文）

这些句子看似以第三人称为大主语，但构式 I 所在小句都有直接引语的性质，其未出现的主语仍是第一人称的。句法主语和言者主语相一致的高频出现是构式 I 的强主观性的成因之一（详第 7）点）。但是这不等于主语只能是第一人称，因为在小说等虚构性作品中，作者可以按创作需要把心理活动指派给人物：

(12) 有那么一瞬间，茂才几乎连死的心都有了。（《乔家大院》，北大语料库）

6) 构式 I 不但具有非现实语气（irrealis mood），而且 X 必然是违实的（counterfactual）情况，即 X 不但是在本句中未曾发生的，而且必须是与事实相反的。如“自杀的心都有”，其真值条件是自杀没有发生，“哭的心都有”表明实际没有哭。这一违实性找不到句子结构形式方面的依据，是构式 I 的整体性语义。本来，具有什么念头，是完全可以付诸实施的。

“X 的心都有”字面义相当于“起了 X 心”。我们查阅了网络，“起了杀心”的新闻大多报道实际发生的杀人事件。例如：

(13) 于是姜某杀心顿起，准备杀了平平后自杀。……姜某便趁机进入平平家，用斧头砍死了还在熟睡中的平平。（中新浙江网）

X 的违实性，来自第一人称主语和死亡类词语两者相配的高频性，既然想死的人还在说话，就可以推出他想死的愿望肯定没实现，这种违实的实例被凝固下来成为构式语义。

7) 非现实性和违实性只是构式 I 的一些附带属性，本式的核心语义是“夸张性地表达沮丧”。作为本式上位句的“连”字句本身就是一种强调性语义，这种强调基于“连”字句预设中的尺度极点义（最不可能的对象或事件）和断言（此事件居然为真）的强烈对照，参看刘丹青、徐烈炯（1998）。如“连老张都同意了”：老张是相关人员中最不可能同意的，事实却是老张确实同意了（其他人就更是同意了）。这种强调义本来靠“连”介引处于尺度

极点的对象来实现，但后来进一步凝固为构式的整体义，不需要“连”后成分一定是一个极点对象，如“夫妻俩连架都打过”（“架”作为离合词的不成词语素不是一个独立对象，无法与“打”的其他对象构成一个集合），参看刘丹青（2005）。构式I继承了“连”字句的强调义，但“连”字句不要求具有违实性，“连”字句所述事件常常是实际发生，而构式I的X都有(6)所述的违实义。在近年的用例中，连“有X的心”也大多是违实的，因为那些谈死论杀用例的起因事件大都不是真会引起死杀之心的极端事件。强调（来自结构）、违实（来自第一人称和死亡类词语的高频组配）、强主观性（来自句法主语和言者主语的同一），极端义词语（死亡类词语的高频使用），对比性语境（与死亡不相称的非严重事件），共同塑造了本式的极度夸张语义。而这种夸张所表达的核心语义，不是字面上的死亡之类，而是一种沮丧的心情。从认知角度讲，此处沮丧含义主要来自死亡念头一类词语的转喻，是一种“结果转喻原因”的操作，其机制类似“出汗”转喻紧张或惭愧（网络热词“汗”即由基于这个转喻的“汗颜”一词而来）。极度沮丧会引起死亡之念，而死亡是比沮丧更显著的认知对象，因而被选来充当转喻的喻体，显夸张之效。

夸张沮丧的语义虽然源于死亡类词语，但在高频下已凝固为构式的整体义，于是不使用死亡类词语的句子也会带上这种整体义。例如，“哭”是一个强烈沮丧时的正常反应，谈不到夸张，但(8)和(9)用了“哭”，照样带上夸张沮丧的语义。此外，我们在例句中还看到有时句子有戏谑自嘲一类偏向轻松的含义，这是由于事件本身的轻微可笑和死亡一类严肃重话极度反差，显然为假，严重违背会话原则的质的准则，引起会话含义：纯属戏谑。如：

(14)看到这些“嗲妹妹”，**我死的心都有**（帖题）

这是某消遣性论坛里的帖子标题，内容是对某选秀节目中少女的打扮举止不屑，标题用“死”来自形容对此的心情，假到只能理解为开玩笑。这种戏谑语义目前仍是构式与语境互动产生的临时语义，还没有凝固为构式本身的语义，因为大量用例是严肃表达的深度沮丧，如(15)为一位受恶劣的婆媳关系困扰的网友所发：

(15) 可怕的婆婆来了，**我死的心都有了**!!（帖题）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作为“连……都”强调句的下位构式，构式I的整体意义是夸张地表达沮丧的心情。形成这一整体意义的原因，则是结构、词汇、语境、转喻和语用推理等综合因素的合力。其中频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要素压倒性优势的高频同现：死亡类词语、第一人称主语（=句法主语和言者主语的合一）、非重要事件的语境。下面我们看一项死亡类词语的统计。根据对Google带引号的“的心都有”的查询，第1页10项结果（有时一项不止一例）中，9项中的X是“死”，1项X是“杀你/他”。再统计前10页100项，除了1例“自宫”外，其他用例全部是死亡义的X，即“死、杀、自杀、跳楼、撞墙”之类。非死亡类的X，如“哭、砸（电脑）、疯”等，都在前10页100项之后零星存在。在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中，我们总共搜索到含本构式11例，其中10例都由死亡类词语做X，一例X为“咬人”。正如Bybee（2003）所强调的，构式的形成过程中，高频实例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它们充当了构式的代表性实例（exemplar）。正是死亡类词语在实例中所占的绝对优势，使构式借助结果转喻原因的认知机制从死亡意愿获得沮丧之义。再结合北大语料库的统计，更可以看出某些要素的频率给构式整体义的巨大影响。

在构式 I 的网络搜索中,前几十页数百项的例子基本上都是近年的例子,很难发现更早的例子。而在北大语料库中,符合构式 I 形式的实例只有 11 个,其中 10 例的 X 都是死亡类词语(死、要死、自杀、上吊、宰你……)。从年代看,有 10 例是上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用例,可见其流行确实是在最近十余年间,而且已经进入略微正式的文体。但有 1 例见于 1958 年就出版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为了分析,补上了更大的语境):

(16) 这门亲事她本来打心眼儿里腻歪,……她越看刁世贵心里越腻烦,越想越难受,真是**上吊的心都有**,……哭得是那样悲伤!……进去看看。一具血淋淋的死尸在洞房屋地下躺着。原来是**小凤儿自己拿刀抹了脖子**。(26 回)

此例无疑体现了构式 I 在北方地区的直接的语言基础。它看起来也具备构式 I 的大部分特征:结构要素齐全、X 为死亡类词语、表示心情极度不好。但是,这一例跟构式 I 仍有明显距离,缺少了作为构式 I 实例的最关键的整体语义要素——夸张,违实、整体表示沮丧。本例表达了抗战时期伪保长女儿小凤被迫嫁给她所厌恶的伪军小队队长,并在婚礼上被一帮流氓伪军调戏侮辱之时的心情。但是,这儿的上吊之心,不是夸张,X 的事件也不违实,此回的结尾就是新娘不堪日军进一步侮辱而以刀自尽。“上吊的心都有”是在写实而不是夸张。全句所表达的意思,也超过了沮丧的强度,是绝望求死的悲伤。因此,整句的语义是可以从其构成成分和句法结构中推导出来的。

由此可见,在《烈火金刚》写作的年代,与构式 II 形式上非常接近的用例已经存在,并且已经使用死亡类词语,但是,当时其形义之间的对应仍然是透明的。到了世纪之交,这类说法借助流行媒体特别是网络语言的高频使用得到快速扩散,特别是扩散到大量并不严重的事件上,形式上 X 以死亡类词语占压倒优势,而且绝大部分是第一人称主语。高频率使用的特定的词语和语境因素通过对说听者的强化心理刺激转化为这类表达式的整体语义,从而成为语义凝固而不尽透明的典型的构式。

从上面分析可知,构式义的形成有可以追溯的原因和形成历史,因而构式义与其结构形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可推导性或透明度,但是,一旦这些由推导或追溯而来的语义在高频使用中,被构式吸纳、凝固成构式的整体意义,则这些语义便可以摆脱当初的促成因素而存在。例如,无论是由比死亡类语义轻微得多的词语充当 X(如例(8)、(9)的“哭”),还是用于非第一人称主语(如例(3)、(12)),构式仍然具有夸张、沮丧、违实等整套的原有属性。此外,构式 I 的字面义“想 X”本来要求后面的 X 是自主可控动词(“死”在本式中也是被视为自主可控动词的,“想死”就指想自杀),但是在已经形成的构式 I 中 X 也扩展到非自主非可控动词,其违实、夸张、沮丧等成套的构式义却仍然存在,如:

(17) 显示器异常,**疯**的心都有了!(帖题)

“疯”即精神失常,“疯”不能像“自杀”那样有一种“自疯”的行为,因此难以用字面义解释为“想疯”。但此句完全成立,其整体意义跟其他同构式例句一样。当死亡类词语、第一人称主语等这些对形成违实、夸张、沮丧等构式整体义起过关键作用的因素都不再是构式整体义的必备因素时,这些构式义就成为不依赖结构形式推导的整体义,或称完形义,构式也就带上了形-义之间不透明的特征。这种不透明性,使这种结构形式成为比常规“连”字句更加凝固、整体性更强的构式,远别于一般的自由句法结构。此外,“连”字在构式 I

中的使用也由多到少，到近年已所剩无几（2.5%），而“连”本来是强调语义的来源之一。“连”的锐减从形式这一头削弱了构式的形-义透明性。

3 “也就（是）—X”

构式 II 也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评价性构式，其中的 X 都是有评价色彩——主要是贬低性意味的词，以名词为常，但也不排除动词和形容词。下面是一些实例：

- (18) 他**也就一凡人**，不是他有什么错。是你自己。（帖文）
- (19) **也就一俗人**（某博主自取的网名。又自称“姓名：俗人先生”）
- (20) 想找奥巴马那样的没错，但人家奥巴马结婚的时候**也就一群众**。（帖文）
- (21) **新安也就一垃圾股**，09 业绩 8 毛左右。（帖文）
- (22) 你**也就一吃糠的**（帖题）
- (23) 我也不是大师，**也就一中级职称**，（王朔谈话）
- (24) 整个**也就一菜场**（帖题。省略的主语指某医院）
- (25) 前女友**也就一“阿猫阿狗”**（帖题）
- (26) 现在老五单身，很想找到幸福，但**也就一憧憬**。（帖文）

下面根据用例分析构式 II 的一些重要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1) 句法上，构式 II 是一种判断句，其表语主要是名词，但构式 II 一般不用系词“是”，由名词短语直接做谓语（性质仍是表语）并受两个副词“也”、“就”依次修饰。有少数例子的谓语看上去是谓词性单位，但性质上仍然是判断性表语而不是事件谓语，如(26)。系词“是”可以插入，但用了系词后有的仍是构式 II，表贬抑义，如(27)、(28)，有的则成为普通判断句，“也就”用来强调主辞谓辞的等同性，如(29)：

- (27) 他**也就是一凡人**。（义同(18)）
- (28) 中国基金经理**也就是一超级大散户**？（帖题）
- (29) 所谓快乐，**也就是一种心境**（网文标题及正文语句）

由此可见，构式 II 更典型的形式应该是不带“是”的。

2) 构式 II 中的数词“一”和名词间基本不带量词。特别是在系词不出现时，量词较难出现，比较例(18)和下面的(30)、(31)：

- (30) 他**也就是一凡人**。
- (31) ^{??}他**也就一个凡人**。

由此可见，构式 II 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主语和表语之间不带“是”，数词“一”和名词之间不带量词。也就是“NP 也就一 X”。

3) 构式 II 能适合的数词就是“一”。这个在名词前不带量词的“一”是北京话特色要素，来自“一个”的合音或脱落形式，与“俩、仨”平行，“一”因为在隐性的“个”字之前而固定念阳平（参看刘祥柏 2003）。这个北京口语特征词通常不出现在书面语中（其表现不同于文言色彩的“一+名”），但是却随着构式 II 大量进入通俗书面语（网络语言也是一种书面语）。从网络汉语中熟悉此式的人也未必都将里边的“一”念成阳平。而语类上与

这个“一”同类的“俩”和“仨”远不像“一”那样常用于类似的结构，而且语义上也大多没有构式Ⅱ的整体意义（详下）。我们在 Google 中检索了“俩”、“仨”前置于 X 的用例，检索单位是“也就俩”或“也就仨”。出现“也就俩”的网页项极少——2660 项，而“也就一”是 2,880,000 项，相差 1 千多倍。另搜“也就两”310,000 项，也只有“也就一”的 1/10 强，而且“两”后要用量词，并不是本文的合适对比项。“也就仨”就更少——839 项。而在结构上与构式Ⅱ匹配的“也就俩 X”、“也就仨 X”例句中，很少以 X 为焦点，绝大部分以数词“俩”、“仨”为焦点，强调数量而不是 X，如(32)-(34)，只有很少一些例句是以“俩”后的 X 为焦点、对其贬抑的，如(35)、(36)：

(32) 殊不知历史上也就俩姓袁的皇帝了...术哥...凯哥（帖题。指袁术、袁世凯）

(33) 贵族也就俩眼睛一鼻子一嘴巴（网络小说章回名）

(34) 加上你不也就仨人儿么？（帖文）

(35) 想开点，也就俩水龙头（跟帖文。指在法国被拍卖的圆明园兽首）

(36) 这仨玩意儿也就仨“痞子”，称不上“油子”。（跟帖文）

(32)强调历史上姓袁的皇帝只有两个，并无贬抑“皇帝”之义。(33)是说贵族的五官数目跟平民一样，并不更多，重在数量而不是五官。(34)是说三个人而不是更多，不强调“人”。(35)、(36)与构式Ⅱ整体义相符，分别强调兽首仅是（不值得看重的）“水龙头”和三个人是比“油子”还低下的“痞子”。“也就俩/仨”例中这种贬抑 X 的例子不多。可见构式Ⅱ的典型形式只以“一”为数词，用其他数词是在特定条件下偶尔类推的结果。

以上几点的共同之处是都采用了语法中更不常规的形式。判断句带系词、数量词语修饰名词带量词，是现代汉语中更加常规或者说无标记的规则，而省略系词、不用量词，则是更受限制（包括结构限制和语体限制）的有标记形式。构式采用更有标记的形式，说明构式在结构方面也具有不同于普通句法结构的凝固性和整体性。

4) 构式Ⅱ的核心语义是以一个贬义词或社会评价价值较低的词语给主语定性，凸显表语名词的内涵，以此贬抑判断句主辞。在“一 X”中，焦点落在 X 上，这个焦点与焦点敏感算子“就”关联，“也”则是与“就”配合的表委婉的语气副词。X 有的是贬义词，如“吃糠的、垃圾股、阿猫阿狗”，有的是在当前认知域中社会评价价值偏低的词项成员，如“中级职称（相比于高级职称）、群众（相比于领导）、凡人（相比于名人或英雄等）、俗人（相比于雅士）”。还有一些 X 是中性词语，但因为使用了本构式，也被强化其贬抑一面，使人想起其他高评价的背景成员。如(26)的“憧憬”凸现其非现实性。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本来毫无贬抑义的词语，一旦使用构式Ⅱ，就会被临时赋予贬抑含义，迫使听话人激活其贬抑解读。这种解读压力来自构式整体，而不仅是“也就”的限制义和“一”的少量义。例如，(29)也使用了“也就”和“一”，但是并没有贬抑的含义。要是换成构式Ⅱ的典型形式，不用系词“是”和数名之间的量词，就会被强行赋予贬抑色彩。如：

(37) 所谓快乐，也就一心境。（含贬低“快乐”之义，意为快乐未必很重要）

只要添加“是”或“种”就会使本句失去或至少减弱上面那种贬低的口气。如：

(38) 所谓快乐，也就一种心境。（无明显贬低快乐之义）

(39)⁷⁷所谓快乐，也就是一心境。（无明显贬低快乐之义。因不用量词而合格度较低）

下面我们分析构式Ⅱ整体语义的由来。

构式 II 中的“就”是一个焦点敏感算子，其义相当于限定义的“只”，表示其后的关联成分（语义焦点）小于预期的数量、程度或范围，这本身已为贬抑义铺垫了语义基础。有些句子句末还出现与此呼应的“而已”，更反映了这种语义的作用，如：

(40) 开发商也就一“行货”而已。（帖题）

一般来说，如果动词后有数量成分，“就”、“只”类副词算子优先关联数量词语，不一定关联数量词语后的核心名词。为什么构式 II 用了“一”却总是以表语核心名词为焦点呢？这是因为，口语中不带量词的阳平“一”已不是典型的数词，而带有不定冠词的性质，它不强调数量，而只表无定（参看方梅 2002）。比较：

(41) a. 刚才一学生来吃饭。b. 刚才只有一个学生来吃饭。c. 刚才只有一学生来吃饭。

(41a)不用量词，表示有学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来吃饭，不强调数量。(41b)用了“只”和量词，有两解。通常“只”优先指向数量词语，强调数量少，只有一个而不是更多人吃饭，强调重音不落在“学生”而是在“一个”上，“一”后不准隐去量词。也可以重读“学生”，强调其学生属性，则“一个”不重读，可以隐去量词变成(41c)。(41c)没有量词，“只”无法指向数词“一”，只能指向“学生”，强调只有学生而没有其他人如老师等来吃饭。因此，正是采用了没有显性量词的“一 X”，才使“也就一 X”构式的“就”固定指向“一”后的 X。

另一方面，“就”类副词所表示的语义焦点程度或范围小于预期的限定义，虽然与贬抑含义比较相容，但它并非必然带上贬抑这一强主观性的含义。例如，(41c)表示除了学生外，没有其他人来吃饭。这其他人，既可以是地位高于他的教师，也可以是闲杂人等，句中“学生”并不必然含有贬抑意味。此外，“也”的义项之一是表示委婉语气（吕叔湘主编 1980:524），只有负面的对象才需要委婉，所以“也”从旁为“就”的主观倾向定位，即关联负面的语义焦点。但是，由于这两个副词都是多义词，当“也”表类同、“就”表肯定时，“也就”也可以表示实同名异的判断，如“电脑也就是计算机”，可见这一副词组合并不总是表示贬低。而“也就一 X”构式永远带有很强的贬抑性。这并非结构要素本身必然导致。这一凝固的构式含义，还可以由下面这些因素合力作用而成：1) 语料显示构式 II 主要由贬义词或评价等级较低的词语充当 X，这使构式 II 高频用例中的词义特点（贬抑）凝固下来，转化为构式的整体语义。2) 构式 II 所用的“一+名”是个口语性极强的结构。口语比书面语更适合表达实时现场的主观性色彩，例如语气词在口语中比在书面语中用得更多，而在书面语（如网络）中故意使用口语特色结构，有进一步增强主观性的效应。3) 经常用于贬抑语境。

如构式 I 的分析所示，在构式的形成中，高频用例的词义倾向、语境的作用等可以共同起效，但一旦这些因素在高频刺激的心理强化效应下凝固为构式的整体属性，整体含义就不再依赖当初的成因而存在。贬义词的高频使用使得构式 II 整体带上贬抑义，但今天，只要该构式出现，即使其 X 本无贬义，也照样会有贬抑的解读。例如 (24)、(37)。再如：

(42) 也就一亲戚了，难道还真的当亲姐妹么？那叫天真哈。（跟帖文）

此帖是回答网友“大家怎样看待妯娌关系！”、“妯娌关系该怎样相处？”的问题。在这儿，用“亲戚”指一般亲戚，强调妯娌不如“亲姐妹”亲密，临时带上了贬抑义。甚至一些带

褒义的动词性单位，也可以用作此式的 X，整体表达贬抑判断。如(26)的“憧憬”，这个褒义词在这里却用来表达无法享受只能想想的遗憾。这就是构式的独立整体作用。

与构式 I 相比，严格的构式 II 似乎出现得更晚，它在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中找不到一个实例。在该库中检索“也就一”可得 166 例，其中无一属于构式 II，如“附近的营**也就**一起延烧起来”。大部分用例像此例一样，“也就”后接谓词性单位，只有很少量的例句可分析为名词性表语，但都是数量结构，纯粹表示数量，如“大学四年，正规学习**也就**一年”。很多还是不带主语的，是判断性很弱的补充性数量表达，如“到不了，**也就**一万多”。以后面核心名词为焦点并带贬抑义的，只有一个 1953 年出版的小说的用例，是带量词的：

(43) “娘家的有哪些人？”

“**也就**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妈妈呀！”（《铁道游击队》19 章）

这是抗战时日军路遇抗日联络员芳林嫂的盘问对话，语境中在表范围限制的字面义之外略带主观贬抑义，芳林嫂以此句表示老妈妈不值得关注，以便摆脱日军的纠缠。这类用法可以视为构式 II 的来源之一，其中的“也就”由对数量的“低于预期”的限制义兼表对核心名词的低于预期的限制——问复数“哪些”，答单数“一个”，且是“老妈妈”。但此例还带着量词，而且形义关系总体上仍是透明的，尚未形成构式 II 所具有的很强的主观贬抑义。

我们还检索了北大语料库与构式 II 相近而带系词的“也就是一”项目，得 290 条，其中大部分是表达等同性的，有的甚至是极言其大的，这些都与构式 II 无关，如：

(44) 虽然这些人分散来看不多，然而聚合起来**也就是一大批**。（《人民日报》1998 年）也有一部分“也就是一个”之类是强调数量少于预期的，而强调表语核心名词不重要的用例也有一定比例，但它们系词和量词齐全，形式上距构式 II 还远，如：

(45) 老吴叔在我们家当差的时候，只有 30 岁，开始**也就是一个**仆人罢了，每天只作些粗活，按年从帐房领一份工钱。（林希《婢女春红》）

(46) 其实演员**不也就是一份职业**么，和世界上千千万万份职业一样，有的人适合，有的人不适。（潘虹《潘虹独语》（连载之十））

这两例“也就”关联的语义焦点都是表语核心名词“仆人”、“职业”，还有语气词“罢了”和反问标记“不……么”来加强“不重要”的语气。这固然说明这种句式语义上与构式 II 关系密切，可以视为其来源之一；但同时也说明这些用例还不是典型的构式 II，它们还由其他主观化标记的帮助，其形式和语义尚处于透明状态，系词和量词都没有脱落，其贬抑的强度、主观性和口语化也远不如构式 II。(45)“老吴叔”的称呼显示作者尊敬判断句主辞所指对象，而(46)中名演员潘虹表达了一种对自己职业的适度谦虚，用来纠正被拔高的预设，并没有明显贬低（贬低会伤及其他演员）。构式 II 的真正形成，还是在口语化的省系词、省量词形式与高频出现的贬义词语结合并借助当代快速传媒传播之后。

本节小结：“也就一 X”是一个构式化的判断句，表达对句子主语的贬抑性判断。它由多种因素、特别是某些词项和语境的高频出现铸就其整体的强烈贬抑语义。但形成构式 II 后，其贬抑义就成为构式的整体含义，不受那些高频的要素出现与否的影响。

4 从两种构式再看构式的透明度和“句汇”

上面讨论的两种构式有以下几个共同点值得关注。

1. 这两种构式都有两重性：原有的句法结构和新兴的特定构式。

就句法结构而言，它们都符合现代汉语一般语法规则，其中构式 I 所在的“连……都”句本身也是一种构式。构式 I、II 的用例即使在几十年前出现，也是合格语句。但是，作为带有特定整体含义的构式——“X 的心都有”专表夸张的沮丧、“也就一 X”专表贬抑——则是在近年来的非正式语体尤其是网络语言的高频使用中形成的。

2. 这两种构式的语义要素都有透明和不透明两种情况。

在构式 I 中，通过一种极端状态表达的整体强调义是从其母构式“(连) X 都 V”继承来的，相对于构式 I 的其他整体义来说是透明的(“连”字句本身作为构式有不透明处，参看刘丹青 2005)，而 X 的非现实性和违实性、夸张性的沮丧等意义是无法由“连”字句获得，是构式 II 自身形成的整体不透明性。

在构式 II 中，表示程度、范围小于预期，这是从其结构特别是副词“也就”可以推出的透明语义，而强烈的主观性贬抑含义则没有专门的结构依据，是非透明的。

3. 两种构式都有常项(“的心都有”、“也就一”)和变项(X)，变项 X 的高频词语(构式 I 的死亡类词语和构式 II 的贬义词语)对构式整体义的形成有显著影响，高频词语也是早期其源头结构中 X 的典型词项，可见构式义很早就孕育在早期相关用例中。但形成构式后，其整体义已改为依附于构式，不再受具体 X 词项的影响。

4. 两种构式在形式上也带上自己的典型特征，与相关的普通话结构在无标记性上有所差异。

构式 I 源自“连……都”句，但“连……都”句以保留“连”为优势(无标记)，省略“连”的较少见(有标记)，而构式 I 以隐去“连”字为更常见的无标记形式。

构式 II 源自带范围限制性副词的判断句，但带副词的判断句以带系词和数词名词之间带量词为无标记形式，省略系词不常见，省略量词只用阳平“一”则是纯口语现象。而构式 II 则以不用系词和表语中不用量词为无标记形式，如出现系词和量词为有标记形式，可能保留其构式义，也可能属于普通判断结构。

根据以上几点，对照一下 Goldberg (1995) 关于构式的定义：

C 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 C 是一个形式-意义的配对 $\langle F1, S1 \rangle$ ，且 C 的形式 (F1) 或意义 (S1) 的某些方面不能从 C 的构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本文讨论的构式 I 和 II 完全符合这一构式定义。实际上它们在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都不能从其构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语义上的不透明部分，形式上的特有的典型形式，都是无法完全预测的。

但是，Goldberg 的定义实际上有两种解读。一种是“构式”解读：构式区别于非构式(或本文所说的普通或自由的句法结构)。一种是“一个构式”解读：一种构式区别于其他构式，即认定它为一个构式是因为它不是别的已确定的构式。

本文跟刘丹青 (2005) 一样，对构式注重的是上述定义的“构式”解读，因为我们认为存在不必分析为构式或构式程度更低的普通句法结构。而从 Goldberg (1995) 及其后续著述(如 2003) 的系统论述来看，Goldberg 所取的恰恰是上述定义的“一个构式”解读。

她认为所有的语法单位,包括小于句子直到语素,大于句子直到复句,都是某种构式(类 type)的实例(token)。按此理论,一个语法单位非此即彼总属于某一种构式。需要确定的只是某个结构是与其他结构同属一个构式还是自成一个独立的构式。自称激进构式语法的 Croft (2001) 和其他基于用法的语法理论(如 Bybee 2006 所概括的若干学说,包括语法化学说)也都持有类似的泛构式观,将构式看做是语法研究的主要对象。Croft 更明确认为语法研究不能基于推导(derivation)、组合之类规则,一切皆应基于作为整体的构式。

我们认为,这种泛构式观,在逻辑上是能够自成体系的,事实上也为很多共时和历时的语法探讨提供了适用的框架,它的作用特别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 便于说明语法结构的形成历史过程对其共时功能及整体语义的深刻影响,例如 Bybee (2006) 对英语表目的的 be going to 和表惊讶的 what are you doing 等构式的讨论。本文对两个新构式整体语义的讨论也属此类。

2) 便于说明构式对词类类别的反作用,如双及物构式能扩展适用于非双及物动词并靠构式力量赋予其词汇语义中所没有的给予类意义(Goldberg 1995)。汉语词类研究也常遇到这类难题。

这两个方面,正是形式语法较难处理好的问题。然而,对照语言、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的实际,我们认为泛构式观也存在薄弱之处:

1) 泛构式观淡化了形-义透明的结构和形-义不完全透明的结构之重要差别。

2) 泛构式观难以体现语言的经济性和语法的有限性。

上述命题是很大的研究课题,本文只拟借助上述两则个案研究做一点简略的讨论。

先看透明性。让我们从语法单位的语义解读谈起。我们觉得语义解读取决于四大因素:

i. 组成成分(词项)及其结构关系(内部要素)

ii. 世界知识和语境(外部要素)

iii. 常见认知策略及由世界知识与语境互动所引发的语用推理(内外间的间接关联)

iv. 构式整体的语义(不可分解的非透明要素)

比如,“他打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由这三个词项组成的“主-动-宾”结构,而主谓关系、动宾关系作为最基本的句法关系,都包含了多样化的语义关系,但是也有其典型角色。主语的典型角色是主动自主的施事者,而宾语的典型角色是受行为影响的受事者。这是优先被选择的解读,“他打人”完全符合这一典型。同时我们知道,“他挖土”的“土”是早已存在的受事,而“他挖井”的“井”是动词所表行为完成后的结果,这是靠的词语搭配背后的背景知识,结构与外部知识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这两类因素都是透明的,在以上例子中,两者的关联也是透明的。另有些解读要依赖认知策略或语用推理,其实就是内外要素间需要稍为间接一些的关联。如“挖王教授(到我们学校)”。在语境中,这句话的字面意义显然为假,只能按隐喻(“挖”比喻通过努力而寻找并获得),理解为从其他单位去招聘有用的人才。认知策略和语用推理都部分借助于但不等同于字面语义,而语用推理也存在或然性,不像演绎推理那样具有必然性,因此可以看作半透明的语义。半透明的语义在共时平面是自由组合和凝固构式的中间态,在历时平面常是由自由句法结构形成凝固构式的过渡环节。而构式的整体义,则是脱离其具体成分、由整个构式所负载的意义,如“X的心都有”所表达的非现实性、违实性和夸张的沮丧,都是整个构式所具有的,不依赖于

其具体成分。这是不透明的因素。按此标准，汉语一般意义上的主谓、动宾这些基本句法结构的理解，都只依赖于 i 和 ii 两项透明因素，没有能覆盖所有结构的不透明的整体义的存在。因此，本文把这种透明的句法结构称为“普通句法结构”，区别于狭义的或凝固的构式。

有了透明的普通句法结构和不透明的构式的对立，才便于解释为什么同一种表层形式有时会有普通结构和凝固构式两种解读（如英语的 *What are you doing* 就有普通的疑问和表示惊讶、不满两种解读），或透明度高低有别的两种构式的解读，也便于解释为什么普通结构可以在不改变表层形式的情况下演变为凝固构式（如“X 的心都有”从写实到违实夸张的演变）。假如不管其透明度，统统按构式处理，就难以充分展示其共时及历时的两重性。

再看经济性。不透明构式的生成和理解都无法从一般的句法规则推导出来，这些构式必须作为整体由母语人或学习者储存在长期记忆中。词汇单位的储存之处习称词库，表现为词汇。构式的储存之处，可以叫句库，表现为句汇。语言习得——不管是母语习得还是第二语言习得，都只要储存这些不透明的构式，而透明的构式则由说听者在使用时根据组成成分和规则来生成和理解。这便是语言的经济性。儿童语言习得的效率，也反映了这种经济性。假如我们将透明的结构也全都处理为构式，那么构式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量，很难设想可以在短短几年中被儿童习得的。

有人可能会说，主谓、动宾、定名、状动这类结构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将这些基本结构看作构式放入句库，也不会加大记忆和习得的负担。这种看法经不起进一步推敲。

人类语言具有递归性，具体句子可以包含同类或异类句法结构的叠加。叠加造成的变化是难以穷尽的，假如“他打人”、“张家打井”这类结构算构式，那么它们的各种扩展和变化形式是不是构式呢？理论上无法将它们排除在构式之外。可是，请看下例：

(47) 把张老板请来也不能逼着他给予本市大家期盼的投资。

就这一个中等长度的句子，里面有主谓、动宾、状中等结构和致使性兼语结构、“把”字处置式、双宾结构、关系从句等等，我们应将这个例句算做哪个构式的实例呢？要是为这样的结构确立构式，可以想见构式将会是一个无穷集合，这样的集合，不可能是储存在头脑中供随意取用的单位，因为它们超越了语言经济性的限度。况且，现有研究已经证明，除了实词之间的组合外，可以层层叠加于句子的情态成分、时体成分、语气成分，话题和焦点手段，及各种虚词或形态所担负的语义功能，都可能影响句法结构，导致结构的变异或受限，表层结构可变量更会以几何级数增长。人类的头脑，是不可能储存这样的无穷集合的。

泛构式论者可以辩护说，(47)包含了多种基本构式，只要习得了这些基本构式，把这些构式组合起来就可以形成(47)这样的具体句例，说话人不需要一一储存句例或复杂构式。

然而，不同的“基本构式”并不能随意搭配组合，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以避免不合格句。既然规则可以用来生成复杂结构，则它们更可以用来生成简单的基本结构，只要它们是透明的结构。人们无法声称规则只能用于复杂结构却不能用于简单结构。归根到底，透明的结构是由规则生成的。体现基本句法关系的简单结构虽然数量有限，但是它们的生成和理解跟无数复杂结构的生成和理解遵循同样的规则，不应当将有限的基本句法结构和无穷的复杂结构分开处理，它们都是语法的规则库的一部分。